



暖心的瞬间

在学习生活中,总有一些瞬间如无声的暖流,悄然浸润同学们心田。或许是陌生人一次善意的相助,或许是老师一句真诚的鼓励,或许是同学一个体贴的举动……这些看似微小的温暖,静静地沉淀在记忆里,足以融化冰雪,也让同学们始终相信:春天终会降临每个人的世界。

暖途

和平区鞍山道小学五年(2)班 吴娅萱

上周五放学,正赶上晚高峰。公交车厢内非常拥挤,空气里混杂着空调的暖意和嘈杂的人声。我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,在后门边勉强站稳脚跟,膝盖抵着冰凉的金属杆。

书包外挂满了我心爱的“家当”:拉链上挂着好友手作的好运毛毡小狗,侧面别着三枚动漫徽章,正面的挂绳上坠着小羊布偶、草莓熊,还有爷爷做的草编猴子。它们随着车厢摇晃轻轻相碰,发出细微的窸窣声,像一串熟悉的安慰铃。

报站声响起时,我转身准备下车——却猛地被拽住了,整个人向后一顿。回头看去,心倏然一沉:小羊布偶的金属扣环,竟牢牢钩住了旁边一位年轻阿姨背包上的流苏穗子,拉扯之下,金色丝线紧紧缠进小羊的绒毛里,乱麻似的死结越扯越紧。那是好友去年送我的生日礼物,我急得指尖微微颤抖。

“南市旅馆街到了。”电子提示音再次响起,冰冷地催促着。

阿姨轻轻拉了拉流苏,略显无奈地眉梢微蹙。我笨拙地扭动书包,结却缠得更深了。周围的乘客小声出主意,时间一秒一秒流逝——按往常,不出三十秒车门就会关闭。

就在我几乎要慌得哭出来时,阿姨看了眼门外,突然伸手托住我那摇摇晃晃的玩偶,说:“我们下车去解。”她的声音温和,却带着不容犹豫的果断。她护着我侧身下车,尽管这并不是她要下的站。

站台笼罩在薄暮里,光线勾勒出她侧脸的轮廓,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影。她不慌不忙地从包里取出一枚细发卡,对着那个纠缠的结轻轻一挑、一拨,缠绕的丝线瞬间松脱,流畅得像解开一个无声的魔术。

我们同时松了口气,相视而笑。抬起头时却都怔住了:那辆公交车竟还停在原地,前门依然敞开着,像一个安静等候的怀抱。司机透过车窗望着我们,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,就那样耐心地等着。一定是车上有乘客提醒了他!

阿姨快步上车,连声向司机道谢。公交车这才缓缓启动,尾灯在渐浓的暮色里划出两道暖红色的弧,很快汇入流动的车河。

我握着刚解下的“小羊”,心头被什么柔软的东西填满了。那位陌生阿姨为我提前下车的“不顺路”,和那扇为她停留的车门,让这个寻常的冬日傍晚,闪烁着善意温暖的光。

指导教师:范晓慧

一句台词的光

和平区西康路小学四年(7)班 李锦承

如潮的掌声退去,灯光依旧炽亮。上周的学校演出,我——只有一句台词的“同学戊”,用一次犹豫的起身、一句喑哑的台词,竟赢得了台下真诚的喝彩。

就在半个月前,我还在为这个角色暗自气馁。

得知被选入表演课本剧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》时,我兴奋不已。可“同学戊,一句台词”的安排,让我的兴致瞬间消散。那张单薄的剧本页,被我随手塞进书桌,仿佛是个无足轻重的玩笑。

直到突击排练通知传来,我才慌忙找出那张皱巴巴的纸。那句台词是“我……我想为做官而读书,做官能管很多事”,可下面那行小字提示:慢慢站起,双手攥衣角,眼神躲闪——让我陡然心虚起来。

第一次排练,我僵硬地站着,轮到自己时仓促起身,台词生硬地脱口而出,只觉得脸颊发烫。

同学们散去后,排练老师单独留下了我。他没有责备,只是将剧本重新铺开,指着那行小字说:“你看,连‘衣角’这样的细节都为你注明了,这正是理解角色的钥匙。”他让我想象:一个旧式学堂里的男孩,穿着不太合身的粗布衣服,要鼓起勇气说出心底

那点朴素的愿望,该是什么样子?我试着慢慢站起来,手指不自觉地捏住了校服下摆。就在那一瞬,我仿佛触到了那个名叫“戊”的男孩——他站在历史的角落,羞赧、真实。

空荡的礼堂里,老师帮我反复打磨那起身、开口、坐下的十几秒。我不再是“表演”,而是让那个男孩“住”进了我的形神。

从那天起,我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。练手指怎样攥出真实的犹豫,练眼神如何躲闪却仍能被观众看见。我揣摩“我想”二字的语调,直到它听起来既怯懦,又含着一丝朴素的渴望。

演出的日子终于到来。候场时,主角默诵着慷慨激昂的独白,我只是低头,一遍遍抚平衣角。灯光打下,该我出场时,我缓缓起身,指尖蜷紧,那句带着私心的读书理由,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。随后是片刻的寂静,接着掌声响起。

我依然是“同学戊”,依然只有一句台词。但在这一刻,我深深明白:舞台之上,从来没有小角色,所有微小的存在,都藏着一束待燃的光。那页曾被揉皱的纸,终究为我推开了一扇远比台词宽广的门。

指导教师:苏瑞



杨丽莉 绘

调低的背影

和平区昆明路小学
五年(4)班 金珉宇

周六上午的架子鼓乐理课,我遇到了点麻烦。

冬阳透过玻璃窗,在黑板边缘切出几块亮斑。老师正在讲解切分节奏,粉笔嗒嗒地敲着黑板,可我的注意力难以集中——前排那个穿米白色高领毛衣、扎马尾的女生,每当老师抬手写字,背影便挡住了黑板上那个关键的附点音符。

我的脖子开始发酸。向左偏,只见板书的末尾;向右斜,又错过开头定义。笔记本上符号东倒西歪,字迹一片潦草。

“最后一排的那个同学。”老师的声音响起,很快来到我旁边,手指点着我本子上那个彻底镜像的反复记号,“这里,又记反了。”四周投来的目光像细小的针尖,我顿时感到血液涌上头顶。教室静悄悄的,只剩暖气片里水流低低的呜咽。“我……”喉咙发紧,“黑板看不清……前排挡着了。”

前排的背影轻轻一顿!女生转过头,清澈的眼眸里先是闪过一丝讶异,随即漾开温软的歉意——面颊微红,嘴唇无声地抿了抿。那神情像一阵微风,轻轻拂散了我心头的焦灼。她随即举手,声音清亮:“老师,我能把座椅调低些吗?”老师点点头,找出金属摇柄。

“咔哒、咔哒”,齿轮声缓慢而坚定,她俯身时毛衣柔顺地划过一道弧线。随后,她的背影沉降下去,像雪原上逐渐低缓的丘陵。窗外的光终于毫无阻碍地漫过来,完整地铺展到我冰凉的桌面上。

只是几厘米的调整,却带来如此不同。

当她重新坐直,那座横亘在我与黑板之间的“山丘”消失了。完整的黑板开阔地展现,五线谱、升降号,每一条谱线都清晰如洗。日光通透,照亮空气中浮动的微尘,也照亮我笔下终于能顺畅记录的乐理。后半节课,我的笔尖第一次紧紧跟上了讲解。音符规整地落入格线,排列成行,仿佛有了呼吸。

下课铃响起。那个女生转过脸,唇角弯起一抹浅浅的微笑,像窗玻璃上呵出一小团暖雾。我怔了怔,慌忙回以一个感激的笑容。她轻轻点头,转回去,深棕色的马尾在阳光下一晃,发梢染上浅浅的金色。

我合上笔记本,里面那个曾被老师点出的错误记号,此刻看来,不过是个可以修正的小小插曲。随着那抹澄澈的笑意与满窗的阳光,在空气中温润地晕开!

指导教师:王蓓

深夜课堂

和平区耀华小学
五年(2)班 王致博

上周日晚上,墙上的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地响着。

我摊开白纸,那幅只写了标题的“小数乘法”思维导图,空白刺眼。在草稿纸上算了又算,数字都懂,却像散落的珠子,串不起来。小数点该往哪移?什么时候补0?我越想越乱。

那节数学课,王老师用彩色粉笔画的思维导图多清楚,阳光照在黑板上,线条闪着光。可突然我肚子疼得厉害,等我从厕所匆匆赶回,下课铃声已响起,黑板上只剩下一片被值日生擦拭过的灰白痕迹。

爸妈去姥爷家还没回来,指针快滑向21时。问问王老师?这念头让我心跳如鼓。太晚了,老师会不会休息?但明天交不上作业怎么办……我攥着手机在客厅里转圈。最后心一横,按下了拨号键。

“喂?”王老师的声音传来,带着讶异,随即转成温和,“是你呀,这个时间打来,一定是作业上遇到难题了吧?”我结结巴巴地为打扰道歉,说思维导图不知从何画起。她笑了:“没关系,我们慢慢来,手边有纸笔吗?”

“先别急着翻书。”王老师继续问,“关于小数乘法,你最先想到什么?哪怕是一个词。”“小数……点。”我犹豫着说,“总怕点错位置。”“好,我们就从这儿开始。想想,计算第一步,其实在做什么?”“把小数……当成整数算?”“对,这就是‘转化’。”我听见电话那头咳嗽声,“写下这个词,是第一个步骤。然后,当成整数算完后,关键一步是什么?”“再点上小数点。”这次我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点在哪里呢?”“看两个因数一共有几位小数?”“没错,这是第二步骤,‘数位’,记下来。”她鼓励说,“有时候积位数不够,该怎么办?”“补0!”“看,第三个步骤是‘补零’,你也想到了。”她笑了,“现在已经出来三步了,即‘转化’‘数位’‘补零’。接下来,用你自己的一道错题,像讲故事一样把它们用起来。别管画得好不好看,只要你能对自己讲明白步骤就行。”

我跟着王老师的引导,在纸上写下关键词,用蓝笔演算例题,红笔标出易错处。每当卡住,她总能觉察,换个角度问:“这一步结果,小数位够吗?不够的话,哪一个步骤能用上?”冰冷的规则渐渐有了温度,好像散落的珠子,被温柔的线串起。

挂断电话时,已是深夜22时了。王老师最后轻声说:“还有不清楚的,明天上课前随时再来问我。”

我看着眼前这幅自己勾勒的思维导图,线条虽不完美,脉络却清晰可见,心里充满扎实的暖意。

这晚我学会的,远不止如何移动小数点!

指导教师:刘璐璐

投稿邮箱

jwbxiaozuowen@126.com